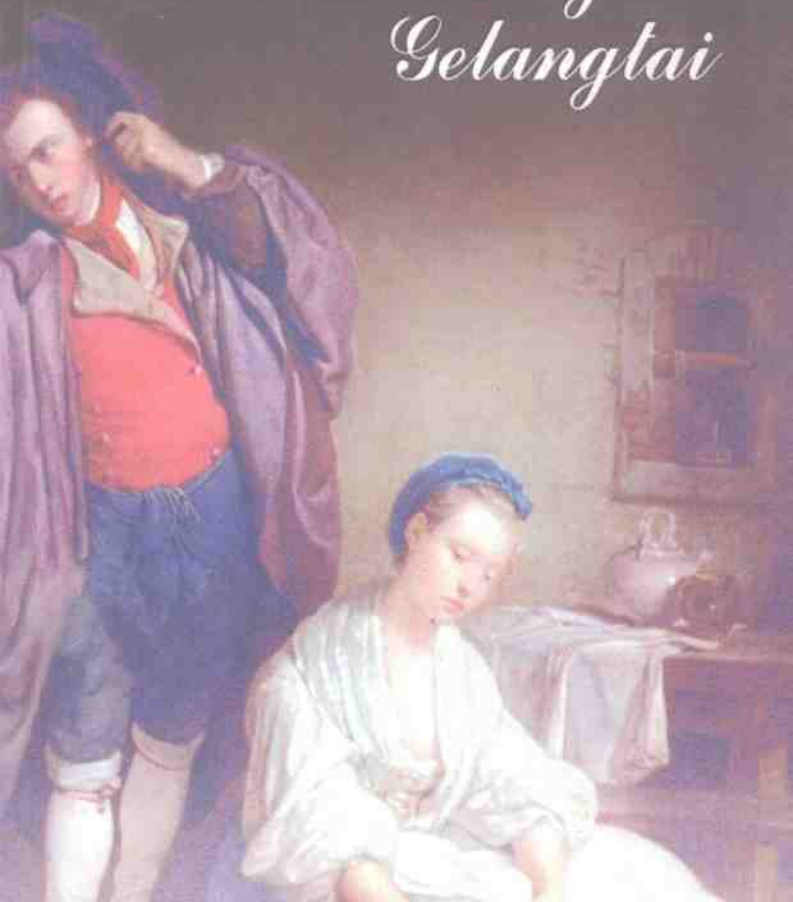


教育部中学教学大纲指定阅读书

*Ouyeni
Gelangtai*



欧也妮·格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学林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中学教学大纲指定阅读书



欧也妮·格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卜凤英 王红雨 江淮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格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
卜凤英,王红雨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南京大学
出版社,2002.1

(金色年代青春阅读文库)

ISBN 7-80668-174-4

I. 欧... II. ①巴... ②卜... ③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746 号

欧也妮·格朗台



作 者——[法]巴尔扎克

译 者——卜凤英 王红雨 江淮文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上海早早美术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 斐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3777108 邮编:200232)
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汉口路 22 号
电话:3596932 邮编:210093)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本——787×1092 1/32

张——5.25

数——113 千字

页——2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68-174-4/I·45

定 价——8.00 元

金色年代青春阅读文库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维劲 任天石

主 编

江淮文 楚 人

编 委

曹维劲 任天石

裴显生 周清霖

成 江 楚 人

胡 豪 花健民

夏国梁 杨汇祥

周 熔 张 静

姜莉莉 江淮文

前 言

人的一生，阅读是一种自始至终相伴缠绕的美妙。

对于青少年朋友而言，应该推崇博览，但更应注重精读。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接触知识途径的日益多元化，休闲的方式的日益丰富，阅读的时间相对而言已经很少，而大中小学生目下的学习内容仍然很多，压力仍然很重，所以，我们几经考虑和选择，推出了这套外国文学名著新译本，旨在让广大青少年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在有限的课余阅读时间里，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精华部分，并通过作品了解主人公当时所处的社会。

生活如海，风险浪急。青少年朋友们的人生之旅刚刚开始。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经历过古往今来无数人们感情与理性梳理仍能光芒四射的文学巨著，犹如一艘艘不沉的航船，高扬着自己思想的风帆，可以引领着我们认识纷纭复杂的外部世界，帮助我们涉海斗浪。

青少年朋友们未来不会都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但是，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名著对青少年朋友们却会有不可估量的震撼和影响。作为经典，每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都是一座美学的宝库。阅读这些名著，会让我们的的心灵在典型化了的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比较中，经受一次次酣畅淋漓的洗涤，会让我们

的感官在丰富多彩的已经结晶和升华了的作品的生活美中，触摸到美的魂魄，感受到美的魅力。我们坚信，每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都是让人常读常新的——尽管无数的甚至已成条框的批评与欣赏在先，也不会妨碍我们获得新的发现，更不会影响我们重新阅读的喜悦与信心。

与以前的译本相比，新译本在最大限度忠实于原著的前提下，更注意贴近青少年读者，语言更注重生活化，还作了一些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尝试和努力；一些正文内容作了分节，还有一些分节按照阅读习惯进行了调整；对少数有碍阅读的段落在不损害原著精神的原则下作了删削。

愿每个青少年朋友都能怀着愉快的心情来翻阅这些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和给无数前人带来力量和勇气的名著吧。愿青少年朋友们从这些名著中读出新义，读懂人生，愿这些名著中的某个故事、某个人物、乃至某个情节、某种氛围有幸成为对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华彩篇章！

江淮文

2001年10月

导 读

《欧也妮·格朗台》的作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被恩格斯誉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1799 年 5 月 20 日,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古城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法国大革命后发迹的商人,曾做过图尔市的副市长。巴尔扎克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教会办的寄宿学校里生活了近 11 年,那时他读了许多书籍,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1814 年巴尔扎克随父母迁居巴黎。1816 年结束中学的学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大学学习法律,并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1819 年,巴尔扎克大学毕业并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来他不顾家庭的反对,一个人住在巴黎贫民区一间房子的阁楼上,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20 年他完成了以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悲剧《克伦威尔》,这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1821 年至 1825 年期间,他自己或与别人合作用多个笔名发表了许多情节离奇的神怪小说。1825 年至 1827 年期间,他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先后办过印刷厂、铸字厂,出版古典作家文集,但这些经商行为都没能成功,他不但没有发财,反而债台高筑,以致拖累终生。从 1828 年夏季开

始,巴尔扎克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829年,他发表了反映法国大革命之后共和国军队挫败朱安党人叛乱事件的历史小说《朱安党人》。此书的问世,为巴尔扎克向现实主义写作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初步确立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接着又发表了小说《婚姻生理学》,并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立即成为法国负有盛名的作家。

1819年到1829年,巴尔扎克用了10年时间走完了创作的探索阶段。从1829年至1848年,是他创作《人间喜剧》的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他以惊人的才智和精力,在近20年的时间内,共创作了90多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作家,每天写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长年沉浸在构思、想像、布局和创作之中。他以毕生的精力,立志要做法兰西历史的“书记”,撰写一部当代法国社会的“风俗史”。1837年,他第一次编辑了自己的作品,用《社会研究》的名称出版。1842年,他将1829年开始出版的小说汇集起来,以《人间喜剧》作为总称,并亲自写了序言。作者把《人间喜剧》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在《人间喜剧》中,比较突出的作品有:《朱安党人》(1829)、《高利贷者》(1830)、《驴皮记》(1831)、《夏倍上校》(1832)、《乡村医生》(1833)、《欧也妮·格朗台》(1833)、《高老头》(1834)、《查塞·皮罗多盛衰记》(1837)、《纽沁根银行》(1838)、《幻灭》(1835—1843)、《农民》(1844—1852)、《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6—1847)。其中,《农民》是巴尔扎克的最后一部小说。《人间喜剧》在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极有价值的文学遗产,作品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以及金钱主宰一切的黑暗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欧也妮·格朗台》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重要的一部小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写于1833年,同年年底发表,1834年收入《人间喜剧》第五卷,1839年11月发行单行本。巴尔扎克创作这部小说时,法国社会充满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篡夺,建立了七月王朝。七月王朝的18年统治,除了1840年后有五六年相对安定外,其余十几年,几乎都处于起义、骚动、密谋和要求改革的运动之中。1833年最后几个月,巴尔扎克虽然参加了保王党,但他对正统思想已经有些冷淡,对1830年革命表现出极度的失望。为此,他遭到保王党正统派的攻击,但他初衷不改,仍保持中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批判贵族资产阶级。《欧也妮·格朗台》通过格朗台一家的变迁,广泛地展现了法国19世纪前半期外省的风俗画面,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家史,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书中女主人公欧也妮是巴尔扎克笔下具有“美好感情”的理想人物之一。小说描写她对父母孝顺,对爱情专一,笃信宗教,施舍穷人,广行善事,歌颂她心灵高尚;但是,在以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她被金钱吞噬了,过着没有丈夫、没有子女、也没有家庭的凄惨生活。这是对以金钱左右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形式的控诉。巴尔扎克在书中着力塑造的另一个人物是索漠城的首富格朗台。格朗台的精神生活受金钱和致富欲的奴役,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他的一切。

正因为他拥有财产,所以,他的女儿欧也妮便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围绕欧也妮的婚事,索漠城克罗旭一家与格拉桑一家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掠取格朗台的大笔遗产,但随着欧也妮堂弟夏尔的出现,克罗旭和格拉桑

两家的金钱梦被粉碎了。由此,小说进入了高潮,在格朗台家演出了一场“没有毒药、没有匕首、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人与人之间极端冷酷的金钱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作品以辛辣、讽刺的笔法描写了这种血腥浊水。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复杂和矛盾的。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保王党,但又不完全是一个真正的保王党人。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既反对工人起义,又反对统治阶级对起义人民的镇压。由于思想矛盾,健康恶化,他的创作力明显下降,1848年以后再没有写出重要的作品。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病逝于巴黎,8月22日在巴黎市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巴黎成千上万的市民冒雨参加,他的遗体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雨果在墓前发表悼词:“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個。他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从今以后,他的声名将在他的作品

的顶尖熠熠发光,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熠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目 录

资产者的风貌·····	(3)
巴黎来的堂兄弟·····	(30)
内地的恋情·····	(44)
痴情的堂姐·····	(69)
家庭的苦难·····	(104)
如此人生·····	(135)
最后的结局·····	(155)

献给马利亚

你的肖像是本书最亮丽的风景；你的芳名是经过祝福的黄杨树枝，已被神圣化，至洁至纯，万古长青，庇护家园。

——巴尔扎克

资产者的风貌

在远离巴黎的索漠城,有些房子给人一看就冷透了心,如同冬天的墓地和荒凉的废墟,或者像毫无生气的修道院。房子里,人们的生活像一潭死水,冷冷清清。外地人乍看会以为是无人居住的空房。

索漠城有一条坑洼不平的大街,直通城市最高处的古堡。街尽头的那一所房屋,就是索漠城的缩影。一年四季,行走在大街上的人不多,远不像别的城市那么匆忙喧嚣,街市几乎像条冬眠的蛇,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这条街道上惟一的引人之处,便是那整洁干爽的石子路面,踏上去会发出欢快的回声。街道两旁的店铺,像一只只饿瘦了的狗,有气无力地蜷伏在屋檐下。

这些建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是木结构,当初建造时一定很牢固,而且形式迥异,各有特色,给索漠这座老城增添了一些古朴的情调,颇受怀旧思古的老人和艺术家们的称道。看到这些建筑的人,都会称赞那些刻着古怪图案的巨大梁木,它们横亘在砖壁之上,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街头这家房舍椽子下铺着青石板,勾勒出道道蓝线。让岁月压弯了的房顶,久经风吹雨淋,木板早已腐朽变形。那边,霉烂变黑的窗台上,原有的精美图案,被无情的岁月剥蚀得模糊不清,破旧得

似乎已经承受不住女仆摆放的那几个种着石竹和月季的花盆。

再往前几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镶着凸出的粗壮钉头的门扇，聪明的先人在门上随心所欲地涂抹了一些象形文字，其意义令后人永远捉摸不透。有的可能是新教徒表示其信仰的杰作，有的可能是哪位老教徒诅咒亨利四世（1553—1610，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倡导宽容）的咒符；还有的是几户当年的钟鸣鼎食之家的贵族标记，张扬着其先祖昔日的荣耀，似乎在召唤后人再创雄风。

接下去是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胡乱抹着灰泥的墙壁，留下了当初能工巧匠的大手笔。这房子隔壁是一所贵族宅第，石砌的拱形门上还依稀可见祖传纹章，经过1789年以来席卷全国的数次革命的风吹雨打，而今只剩下洗劫后的痕迹。

街上的门面房，铺不像铺，店不像店。由于生意清淡，老板像闲人似的坐在里面打盹。店门口一无货架，二无玻璃橱窗。店门大多分上、下两截：上半截只能向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弹簧，向内向外都能开，方便人们出出进进。半人高的墙上装有防护板，早晨卸下，太阳将落时装上，然后再用铁闩闩得结结实实。空气和阳光从门顶、窗棂、天花板及矮墙之间的隙缝中钻入，使潮湿阴暗的店堂，泛出一丝活气。矮墙顶上摆着食盐、鳕鱼、缆绳和帆布等商品；天花板上、桁条上挂着发亮的黄铜丝，靠墙边放着酒桶箍，或者放一些布匹。随意走进店堂的人，往往眼前一亮：一位脸蛋长得很甜的姑娘，脖子上围着洁白的纱巾，正在店内守候客人。你若借口买什么同她搭讪，姑娘便会应声放下手中活计，喊她的父母出来同你讨价还价。

店主人对待顾客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和颜悦色，有的却莫名其妙地清高。不管他什么态度，目的都是一个：将你腰包里的法郎掏出来装进他的钱包里。成交

额也许只是两个铜子，也许高达两三万法郎。卖箍桶材料的老板，通常漫不经心地坐在店门口，跷起二郎腿大大咧咧地跟邻居拉呱吹牛。你可别以为他只有店堂里那点劣质酒桶板条，他在码头上可能堆满了优质木材，货源充足，能够满足安茹地区所有桶匠的需求。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他能准确地推算出箍桶匠们的木材需求量是多少，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块木板。天气晴朗，他就能赚大钱；阴雨连绵，他可就要蚀本了。有时半天之内，酒桶的市价能从 11 法郎跌落到 6 法郎。

当地的天气跟都兰差不多，而气候好坏有力地左右着市场的价格起伏。种葡萄的、管理田地的、木材商人、箍桶匠、旅馆老板和吃水路饭的船老大，见到太阳就高兴得手舞足蹈，玩牌吃酒逛戏院；若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的天气，男女老少的脸上便布满了阴云，愁眉紧锁。男人借着酒劲打老婆，女人们则唠叨不断、骂鸡打狗。在他们看来，天气该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才是，他们怕雨、怕风、怕旱、怕涝……，可是上苍似乎总和他们过不去。

无论是索漠城的繁华地段，还是僻陋的小巷，遇到好天气，便会听到人们开心地赞叹：“真是金钱难买的天气！”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心中有数，一道金色的阳光，一场及时雨，都会给他们带来许多法郎。

在晴朗的季节，每逢星期六，不到中午，人们就收了买卖，关门上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自己的葡萄园，高高兴兴忙两天。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事先算计好的。买呀、卖呀，吃亏讨巧的争执呀，做买卖的人有的是充裕的时间。茶余饭后，打情骂俏、聊天吹牛，张家长李家短地打探他人的隐私。谁家主妇买了只山鸡，好多嘴多舌的邻居准会津津有味地盘问她丈夫，山鸡烧得是否好吃。谁家姑娘偶尔在窗口探出头来，也休想躲过闲人的眼睛。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往往都要被人们添油

加醋地唠叨几天。总而言之，人人内心存不下秘密，人们好像都赤裸裸地坦露在阳光下。

那些阴暗、冷清、无法看透的房子，也藏不住半点消息，人们好像生活在露天里。一家人坐在门口吃午饭或晚饭，拌嘴怄气，摔碗搥碟子，外乡人背着背囊匆匆走过门前，都会被人们摇头晃脑评论一番。以前，外乡人来到索漠城镇，往往会被当做取笑的资料，由此产生了不少趣味横生的故事。昂热人是拿人开玩笑的能手，“促狭鬼”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老城区旧宅子都坐落在街道上端，这里的居民原先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旧宅子还是法国民风淳朴年代的遗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具有典型意味的一座凄凉老宅里。沿着那条独具特色的街道行走，哪怕一块鹅卵石都能唤起人们怀旧的幽情，整个氛围都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思绪万千。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一处凹下去的地方，那便是阴森森的格朗台先生的公馆了。

若不先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理会“公馆”这种称谓有多大分量。格朗台先生在索漠城里的声誉，其来龙去脉，不是在城里久居的人是不能明白的。当地至今还有人称呼格朗台为老爹，但够资格这样称呼他的人也已为数不多了。1789年间，他是位有实力的箍桶匠，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共和国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箍桶匠才40来岁，刚跟一位有钱板材商的女儿结了婚。格朗台带着自己的现金和妻子的陪嫁，一共2000个金路易，直奔地区政府。当时负责拍卖教会产业的是个共和党人。格朗台给了经手人一些好处，只用岳父给的400个金路易，就很便宜地买到了当地最好的一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亩肥沃的田地。这样的买卖虽不合理，但却是合法的。

索漠城的居民没有什么革命头脑，也没见过世面，所以，